

<<狂奔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狂奔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4441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4442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苏童

页数：25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狂奔>>

### 内容概要

大师经典短篇全收录。

此套图书将苏童自1984年至2006年的经典短篇小说全部收录，以编年的形式分为五卷，值得读者珍藏

。苏童在自序中写道：“很多朋友知道，我喜欢短篇小说，喜欢读别人的短篇，也喜欢写。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，或者说旅程太长，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，最终无从发现了，对我来说，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。

” 《狂奔》为此套图书中的一卷。

收录了：《狂奔》、《被玷污的草》、《像天使一样美丽》、《沿铁路行走一公里》、《回力牌球鞋》等等短篇小说。

## 作者简介

苏童，生于一九六三年，江苏苏州人。

一九八一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一九八三年开始发表小说。

一九八七年发表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》使其成为“先锋派”的主将。

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创作风格有所变化，从形式回到故事，尝试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故事，《妻妾成群》是典型的代表作。

此部作品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。

小说《米》、《红粉》、《妇女生活》也先后被搬上银幕。

现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，多部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等文字。

书籍目录

Unit Fight Traditional Values and Ethic Morals

## &lt;&lt;狂奔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被玷污的草 初夏的许多日子，阳光改变了南方街道的景色，空气不再是湿润而充满霉味的，梧桐和洋槐的树叶开始疯狂地堆积和生长。旧屋湿漉漉的墙泥正在渐渐枯干，一点点地剥落，当最后一场梅雨悄然逝去后，石砾路面在正午的阳光下发出一种灰白的光芒。

轩倚在他家的门框上，朝街道无聊地张望。他看见一条狗伏在电线杆下面，还有一只绿色的玻璃瓶子在更远的地方。那儿有一只水泥垃圾箱。

轩隐隐闻到了垃圾箱里飘来的臭味。他侧过脸，视线换了个方向，街道的另一侧有人走动，轩看见一个腰缠围裙的男人走出白铁铺子，他站在一个墙角处掀开围裙，朝着墙撒了一泡尿。

正午强烈的白光又一次刺痛了轩的眼睛。

轩是个患有视网膜疾病的少年。

自从三年前在一个乡村小学遭受了意外一击后，他的视力日趋下降。

轩记得那是一块不规则形状的小石子，当他挟着书包奔出简陋的教室时，那块石子带着一种轻微的唿哨声击中了他的左眼。

有人在打弹弓，轩不知道打弹弓的人是谁。

三年后轩回到城市，他的眼疾依然如故。

乡村生活留给轩这样一份意外的创伤，这给他带来了某种自卑。

轩总是逃避一些课程的学习。

因为这些课需要良好的视力，轩却没有。

实际上轩已经丧失了细微观察事物的能力。

街上的白光有时在房屋的墙壁上跳跃，轩知道这是附近护城河水折射的原因。

这些白光令人恐惧，只有在黑夜来临时它们才会消失。

轩听见母亲在后院喊他的名字，母亲说你为什么老是站在门口发呆，你为什么不能坐下来看看你的功课？

轩本能地朝家门跨了一步，他看见炉子上的煎药已经煮沸了，复杂的煎药味弥漫在屋子四周。

母亲在后院洗衣裳，她说轩你为什么不能看看书，你看看炉子上的药煎好了没有？

如果煎好了你先吃药，吃完药你坐下来看会儿书吧。

你已经好久没有看过功课了。

轩站住了，他想起书包里那些厚厚薄薄的书，书也同样散发着令人恐惧的白光。

轩摇了摇头，他说，我怕看书，我受不了这些白光。

轩出门的时候戴上了他的墨镜。

映在镜片里的街景变成灰蒙蒙的一片，阳光也稀释成一种若有若无的物质，轩自东向西经过长长的古老的街道，街上空寂无人，街道两侧的房屋逐渐稀疏起来，出现了残垣断壁，蔬菜地和化工厂的锅炉；最后，轩看见了菜地中央那座废弃的水塔。

水塔前面有两棵树，一棵是石榴，另一棵叫不出名字，两棵树之间横着一根绳子，上面晾着一些灰白色的衣物，还有两串红辣椒挂在绳上。

水塔里的老人坐在台阶上，由于树荫的遮挡，老人所处的空间呈现出柔和清冷的色调，这使轩的脆弱的视网膜再次得到了休息。

轩走近了才发现老人在剥豆角。

老人的脚边放着一只竹篮，篮内是翠绿饱满的豆角，地上则堆了许多空瘪的豆角的壳，它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已从翠绿变成灰褐色。

轩惊异于事物的这种疾速的变化，他站在那儿，用脚小心地踩了踩豆角壳，豆角壳松软地陷了下去，没有任何的声啊。

“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豆角弄坏呢？”

## &lt;&lt;狂奔&gt;&gt;

” “我想吃豆角，我必须剥掉壳，才能吃到里面的豆子。

” “那为什么不连壳一起吃掉呢？

壳也是绿色的。

” 老人扔掉了手里的最后一把豆角，他侧过脸很专注地注视着轩，其表情从温和渐渐变得严峻。老人突然捡起一颗豆角壳，塞到轩的手里，他说，“你吃一口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人们都吃豆角却把壳扔掉。

” 轩朝后缩了一下，他看见那颗豆角壳从老人的手中轻飘飘地落在地上。

轩摇摇头嗫嚅着说，“不，我不想吃。我知道壳不能吃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。

” “可是你又不敢尝一下。

” 老人站起来摸了摸轩的头顶，“你是个软弱胆小的孩子，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。

” “不，我不是胆小鬼。

” 轩擦开了老人的手，他说，“你们谁也不知道我想的事情。你们如果知道了就不会这么说了。

” “你是个满腹心事的孩子，这一点与众不同。

” 老人注视着轩脸上的墨镜，他说，“你的眼睛好像有病，把墨镜摘掉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好吗？

” “不，别看我的眼睛。

” “你不知道我是一个走江湖的郎中，我喜欢诊治各种眼疾，从北方步到南方，我弄瞎了一些人的眼睛，但我也治好了许多人的眼睛。

” “不，我不相信别人。

” 轩说，“我讨厌医生，我只想找到那个打弹弓的人，向他讨还我的眼睛。

” “如果你找到他会怎么办呢？

” “我会把他的眼睛也打瞎。

” 轩用一种冷静而坚定的语气回答，说完他在满地的豆角壳上踩了几脚，依然没有听到任何细微的爆裂声。

轩想豆角才是一种真正软弱没有生气的东西。

他怀着满腹心事离开了水塔和老人，轩当时没有意识到，与老人的这次偶然相遇促成了他的一场非凡的经历。

第三天轩在去药铺抓药的路上，再次看见了那个自称江湖郎中的老人。

老人出现在石桥洞里，他坐在那里向一名妇女兜售祖传绝药。

轩又看见了那根晾衣绳，晾衣绳现在拴在桥洞的两侧石壁上，绳上挂着灰白的衣物和暗红的辣椒串，轩提着药包朝桥洞走近时，看见那名妇女咕嘟着什么，离开了老人。

她与轩擦肩而过时，轩注意到她是空着手的，她并没有买下老人的祖传绝药。

“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相信我的病人。

” 老人略带忧伤地说，“他们害怕假药，这样他们的眼疾永远不会痊愈。

” “你为什么不在旧水塔住了？

” “我必须不停地迁徙，寻找那些有眼疾的人，但是很少有人相信我的药，孩子，你想买我的药吗？

” 轩有点为老人难过，他局促地把药包提高了给老人看，他说，“对不起，我已经买了药铺的药。

这是真的，不会有假，所以人们都到药铺去抓药。

” 老人并没有朝轩手里的药包多看一眼，他的红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含义复杂的微笑。

老人说，“孩子我告诉你，药其实没有真假之分，我的眼药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，你的眼病是真的，但也是假的。

这个道理你听得懂吗？

” 轩恍惚地摇头。

他看见老人的身边有一只豁口的瓷碗，碗里有一穗金黄色的玉米。

## &lt;&lt;狂奔&gt;&gt;

玉米已经被吃掉了一小半，现在它的形状变得异常古怪，其色泽也变得深浅不一，轩又想起了水塔前面那堆由绿转黑的豆角壳，他有点好奇地问老人，“你为什么不吃豆角里的豆了？”

“豆角吃完了，现在我吃玉米，它们一样地可以充饥。

”老人从碗里抓起那穗玉米，他说，“你想吃玉米吗？”

“不吃。

我从来不吃玉米。

“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性格呆板的孩子，你从来不冒险，因为你很胆小。

”“不，我不胆小，我对你说过我要复仇，我要去乡下找到那个打弹弓的人，向他讨还我的眼睛。

”“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呢？”

”“明天，也许几天以后。

”“你准备怎么走呢？”

你认识路吗？”

”“朝南走，一直朝南，搭车步行都可以，我现在已经有力气了，我会找到打弹弓的人，”

“你指给我看，南在什么方向？”

”轩随手指了个方向，他其实不知道南在什么方向，他听见老人朗声笑起来，老人用一种快乐的声音说，“错了，那不是南，是北，那里是我的家，我就是从那里走过来的。

”轩有点窘迫，他的脸微微泛红。

轩说，“这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先坐长途车去，下了汽车我可以向人打听，反正我会找到那个打弹弓的人，”老人这时候开始沉默，他用一种冷漠甚至残忍的目光打量着轩，这让轩害怕起来，他想走开，老人把他叫住了。

他说，“孩子你别走，我想送你一样东西。

”轩看见他拖过一只麻袋，把手伸进去掏着，最后掏出一只圆形的陌生的物件，轩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“这是指南针。

你看这根指针，它虽然生锈了，但永远指向南面。

”老人把指南针送给轩，他说，“指南针可以帮助你找到那打弹弓的人。

世界充满了欺骗和谎言，只有指南针是永远真实可靠的。

”轩犹豫着接过了老人的馈赠，他用手指小心地摸了摸，轩说，“你为什么要把它送给我？”

我并不喜欢这种东西。

”“因为你还是个孩子，如果你不喜欢它，就算借给你用，等你去了乡下回来再还给我。

”“如果我去了那里，我该用什么来向你证明呢？”

”“用什么都行，甚至你在地上拨一棵草带给我也行。

”轩低头注视着手里那只黑色的老式指南针，他感觉到手掌上弥漫着一种隐约的凉意，同时轩听见自己的心急速地跳动着。

轩不无紧张地想，现在一切已成定局了，他接受了这件莫名其妙的礼物，意味着他必须上路去乡村寻找那个打弹弓的人了。

一个凉爽有风的清晨，轩偷偷地溜出了家门。

他背着一只洗白了的黄帆布书包，急速地穿越了宁静的街道，人们以为轩是个去学校上课的少年。轩的神色镇定自若，可以发现他的眼睑处有点浮肿发黑，这是夜间失眠的明显标志。

轩跳上了早班公共汽车一路顺风到了南门，长途汽车站就在这里。

轩走进汽车站的瞬间就有了一种慌乱的感觉，到处都是满脸倦容的人，鸡鸭鱼类和人造革旅行包，候车室充斥着烟雾和鸡屎的臭味。

轩跟着排队买票的队伍一点点往窗口移，他的前面是一个身材肥胖的中年男人。

男人的后背不停地左摇右晃，轩努力将身体后顾，脚背上却还是被他重重地踩了一脚。

轩叫了一声，那个男人回过头，他说，你去哪儿？”

轩跺了跺脚，把脸掉向一边，他不愿意理睬这个男人。

男人又说，等会儿你帮我提东西好吗？”



## &lt;&lt;狂奔&gt;&gt;

我一看你就是个善良的孩子。

轩这时注意到男人的脚下堆放着许多包和纸箱，其中还有一袋米。

轩仍然不说话，他认为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。

轩买了一张到杏庄的汽车票，杏庄就是他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，他记得那地方在城市的南面，不算近也不遥远。

在早晨的候车室里，轩端坐一隅，竭力回忆在杏庄度过的岁岁年年，许多记忆都是模糊而飘泊不定的，唯一真切的是那颗从弹弓里飞来的不规则的石子，它利刃般扎进轩的左眼，轩无法忘记那种剧疼和恐惧的感觉。

他蹲在乡村小学的空地上厉声呼号，他觉得他的左眼就要像碎玻璃一样掉在地上了。

去杏庄的长途汽车在八点钟准时发车，轩坐在汽车的尾端，他的膝盖上放着那只旧书包。

只有轩知道书包里装的东西非常奇特：一只老式的指南针，六块形状尖锐的石子，另外还有两块发硬的面包，这是轩前几天就藏好的旅途上的食物。

汽车行驶在乡间公路上，树木、房屋和块状的田畴渐次逼近然后又渐次后移。

太阳升高了，车窗外随之出现了那些坚固的白光。

轩不得不戴上了他的墨镜，他发现旁边的乘客都在看他，轩厌恶这些好奇的侵犯性的目光。

轩低下头，他无聊地将手伸到书包里，指南针永远是指向南方的，它与汽车行驶的方向偏离了大约十五度角，轩想是他搞错了，原来杏庄并不是在标准的南方。

轩茫然地站在杏庄狭窄而古老的街道上。

这是一个很小的集镇，有一家医院和几家杂货店。

轩记得他的眼睛被击伤后就是在杏庄的医院治疗的，母亲后来经常诅咒杏庄医院简劣的医木耽误了轩的眼睛，这与轩的看法不同。

轩觉得他的眼睛跟医院没有联系，他仇视的只是那只害人的弹弓，他想，现在应该去哪儿寻找那个打弹弓的人呢？

在一家杂货店，轩问柜台里的女人，你知道杏庄中学往哪儿走吗？

女人说，朝南走，出了街一直朝南走。

轩不知道南是往什么方向走。

杏庄的街道与轩所生活的街道有着相似的格局和建筑风格，只不过这里的房屋更加古老颓败罢了。

轩很快地走出了集镇，出现在视线里的是轩业已陌生的田野风光，已经是午后时分了，金黄与翠绿相间的田畴在阳光下显得优美而坦荡。

轩走在田间小路上，他感觉到讨厌的白光依然存在，因为乡村环境的缘故，轩发现这里的白光更加强烈刺人了。

在河边出现了一座红瓦白墙的学校。

轩朝学校走近时内心很迷惑，他想起来从前那所乡村中学旁边并没有河。

也许这不是杏庄中学，而是另外一所学校。

他推开了学校半掩的栅栏门走进去。

他听见几间教室里传来了清脆而单调的读书声，操场上有一棵大槐树，树干上系着一口铜钟，这是一所典型的乡村中学，与轩记忆中的杏庄中学基本吻合。

一个男孩蹲在地上，仰着头怀疑地看着轩。

轩猜想他是个触犯了教师被撵出课堂的学生。

轩朝他走过去，他也蹲下来，和男孩挨得很近，轩说，“这是杏庄中学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男孩说，‘杏庄中学朝南走，你走反了，’” “这不可能。”

“轩说，‘我是带着指南针来的。’”

“‘杏庄中学在南面。’”

“男孩重复了一遍，他指了指斜刺里的方向，‘在那儿，你可以抄小路去。’”

“‘这是怎么回事？’”

“轩拿出包里的指南针，他指着上面的针箭说，‘你看，它指着这里，这里应该是南面。’”



## &lt;&lt;狂奔&gt;&gt;

” 男孩瞟了一眼轩手里的东西，他说，“我不懂。  
反正我知道杏庄中学在南面，” 轩站了起来，他对着指南针看了很久，最后把它收进了包里。  
轩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迷惘的神情。

他说，“也许是假的，他骗了我，这只指南针也是假的。

” “你说什么是假的？”

” 男孩问，“你想找谁？”

” “我要去杏庄中学，找一个打弹弓的人。”

” “找打弹弓的人？”

” 男孩尖声笑起来，他说，“现在谁还打弹弓，现在没有人玩这东西了。

你到底想找谁呢？

叫什么名字？

” 轩痛苦地摇了摇头。

他始终没有打听到那个人的名字，轩说，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有人告诉我他在杏庄中学，” 轩背上书包朝学校的门外走去，走了几步他回头对男孩说，“是在南面吗，你不会骗我？”

” “朝南走，不会有错，” 男孩说，“喂，你找打弹弓的人干什么？”

” 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” 轩摇了摇头说，“都是骗人，连我自己也在骗自己。”

” 大约下午四点钟左右，轩来到了杏庄中学的门外。

这次他没有依靠老人给他的指南针。

他一路寻问找到了杏庄中学，他想他为什么要相信那只指南针呢？

他为什么事先没有考虑到它可能是指东南或者西南方向，甚至是指向北方的？

轩想到这些就有一种悲观失望的心情。

轩被杏庄中学守门人挡住了，守门人不让轩进去。

轩对问题的回答不仅没让守门人满意，反而使他更加警觉，他害怕轩闯进学校惹是生非。

“让我进去，” 轩说，“我要找打弹弓的人。”

” “我们这里的坏学生很多，他们都打弹弓，你到底要找哪一个呢？”

” “谁打过我的眼睛我就找谁。”

” “这不行，你总不能把他们一个个找来，再说以前的事谁承认呢？”

你即使找到了也没用。

” “我要向他讨还我的眼睛，医生说再过几年我的眼睛就要看不见了。”

“这不行，你是个心狠手辣的孩子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所以我不会让你进去。”

”

<<狂奔>>

编辑推荐

很多朋友知道，我喜欢短篇小说，喜欢读别人的短篇，也喜欢写。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，或者说旅程太长，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，最终无从发现了，对我来说，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。

——苏童

<<狂奔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